



河南民间故事丛书

仙女与神牛

目 录

捻军的故事

卷旗计 (1)

借粮 (9)

送豆子 (16)

捻军与老太婆 (19)

旗手姚柱 (24)

孙叔敖的传说

寝野歧蛇 (42)

老者独吊 (44)

金火圣母 (46)

康熙跪师 (49)

金钥匙银钥匙 (52)

仙女与神牛 (58)

八迭堂 (64)

英莲开店 (72)

救罗头 (74)

秀才吊孝 (78)

宝中之宝 (82)

对联的故事

武侯祠门对 (85)

岳飞家中九吊钱 (86)

相如与无忌 (87)

缺衣少食没东西 (88)

秀才戏弄客啬鬼 (88)

萝卜对子 (90)

暮夜不收贿 (91)

父子同进士 (92)

对姓 (93)

金木水火土 (94)

射手和木匠 (95)

抬杠 (97)

待酒筵 (98)

三句话不离本行 (100)

碰与撞 (101)

添字着意刺贪官 (102)

秀才过年 (103)

学生对先生 (104)

捻军的故事

苏新犁 搜集整理

卷 旗 计

听老人说，兴大捻子的时候，咱这儿以包河为界，河南是苏天福，又称苏老天的黑旗捻子，河北是财主赵春领的老牛会。为啥叫老牛会呢？因为，捻子是穷人集合起来的，向的是穷人，到处打财主，河北赵庄赵财主怕得要命，就赶忙报官，县官也吓得没头魂，赶快请了些举人拔贡的在一块咕唧，想了个鬼点子，凡是有牛的户，都要挨户拿钱，弄些弄得烫手的地痞流氓鬼不缠，起名叫“老牛会”。明里是看家护寨打捻子，暗地里打家劫舍发外快，吃喝嫖赌抽鸦片。赵春说这是“以贼治贼”。那个恶狠劲儿就不用提啦！咱这儿有个歌：

老牛会，薅种会，
掂咱的锅，

拿咱的被，
杀了男的驮女的，
临走房子烧成灰。

这些家伙可也刁得和偷吃的狗一样，让咱们黑旗捻子打败几次，就望影儿怕啦，只要看到大黑旗在河南沿一飘，就脚底板抹油——溜啦。可是一打听到捻子装旗打粮^①去啦，就凶神恶煞似的过来叮一口，拔腿就跑，弄得在家的老老小小，吃不成饭，干不成活，整天卡着腰往北望。

这次，黑旗江边的小趟主周小勇随着苏老天打粮回来，听说老牛会杀了咱这么多人，气得额头青筋直跳，喊道：“弟兄们，跟我来！”一勒马，领着人马找到了苏天福，说：“大哥，这些牛头，咱没咋着他，他把咱祸害成这样，让我去吧！杀不绝这些坏东西，不回来见你！”转脸喊道：“弟兄们，仇要报，恨要消，有种的头里来！”哗的一声，人马围上来了。

苏老天沉思一下问道：“哪里去？”

“杀牛头！”

“就这样去？”

“嗯！”

① 装旗打粮：筹措粮草、给养。

苏老天威严地说：“象你这样打鱼，早把鱼惊跑了，会打鱼的人，让鱼儿自投罗网！”停一下说，“装旗！”

“去哪儿？”

“西山套打粮。”

“那，仇就不报啦！”周小勇气冲冲地问。

苏老天笑笑说：“怪不得人称你‘二李逵’，走，里边商议！”

“呜嘟嘟，呜嘟嘟”，海螺吹得人欢马叫。那一面面大旗，在半天空里，一股劲儿的飘飘飘飘。周小勇满面笑容地骑着马打前哨，一迈西北去了。

再说老牛会的密探，探得捻子人马外出打粮，赶忙飞马来报赵春：“会首爷，捻子打粮去了！”

“上哪里？”赵春心不在焉地问。

“西山套。”

“是亲眼所见？”

“是，会首爷。”

“有多少人马？”

“回会首爷，多得看不到边……”

“蠢才，再探！”

密探爬起身走了，赵春嘿嘿冷笑，自言自语地说：“我赵某上不了当，想分兵夹击，办不到！”回

头喊道：“猪，瘾过足了吧？”

一个圆头乍腮的家伙趿着鞋跑出来：“爹，干啥？”

“给我带十个人，打探捻首苏天福哪里去了。”

“是。”

过了三天，赵猪来报，说黑旗人马三千多人都出去了，家里一卒没留，一旗不展。赵春想：不能去，要是捻子来个回马枪，断了我后路，岂不是拉屎拉个弹花槌——进退两难！又过了两天，赵猪驮着三四个黄花幼女回来，说：“爹，捻子入西山套啦，离这里有千把里路，闹得可凶啊，这是我从四五百里外驮来的。”赵猪指着几个哭得泪人似的闺女：“她们还以为我是大队捻子落下的哩，嘿嘿，够味。”

赵春捋捋八字胡：“嗯，带进我的书房，不要乱去！”赵猪脸一搭拉：“爹，出会嘛！还能弄几个，比这……”赵春“嗯”了一声说：“放肆！”

赵猪赶忙改口：“出会，儿给你保驾！”

赵春马上吩咐：“放炮，齐人。”

“噔噔噔”，三眼枪一响，从烟馆里、赌场里钻出些人来，一整队三百多人。赵春坐着马轿车子，赵猪保着，来到队前。赵春捋着八字胡，齧着烟熏的黄牙，狠狠地说：

“过了包河就杀，大人孩娃不留，杀到涡河涮三刀，回来再给他撵老鼠。”歇一阵又说，“小子们，寻欢作乐各由自便。”

那一伙人可都是抢东西在前、打仗在后的货，听说寻欢作乐抢东西，就哼哟咳哟的蹿开了，赵春的马轿车子一调旋，他们就紧紧相随，过了包河的大石桥，就咋呼喊叫，杀奔苏平楼。到庄上一看，松了，连个鸡毛蒜皮也捞不到，向南一望，黑压压的男公女妇正跑着哪。赵春把鞭子一指：“小子们，赶上一个杀一个，赶上一对杀一双，杀呀！”哇哩哇啦追上去了。追着追着，路上丢下些破补衬、烂棉套子；追着追着，路上又丢些小鸡子羊羔子；牛头鬼拾了一通。追着追着，路上又丢些小银镞子碎银子；不知不觉过了常沟的贺小桥。赵春赶过桥一看，乖乖，队伍散啦，原来十字路口、每个道上都不远丢一个小银镞子，不远一个小银镞子，牛头们跟吃碰头奶一样，看谁抢得有种吧！也顾不得追啦。赵春看见银子，也心里痒痒的难受：“猪，快点，拾了搁车上！”

正在这时，就听“轰轰轰”三声炮响，“得胜得，得胜得”海螺齐鸣，四面八方，喊声连天，大黑旗飘飘飘飘，迎风招展。周小勇骑一匹枣红大马，光着半拉膀子，头扎红巾，手拉齐头镞，大喝一声：“您



周姑老爷讨账来了！”闯入贼群，耍起齐头镢，银龙飞舞，红光四溅，跟砍葫芦一样，人头咕碌一个，咕碌一个，满地乱滚。牛妖子，腰揣小鸡子，怀抱羊羔子，手里拿银子，哪还能腾出手来打仗，跑啊，逃命啊，象入围的兔子，哪儿还有路可逃。赵春个王八蛋也吓没魂啦！“王八蛋，别跑，谁跑谁不足十个月！”那些家伙哪管他七个月八个月的，赵春一看中了计，赶忙说：“猪，保驾，跑，快跑，朝北跑！”

赵猪说：“爹，有我哪！”马轿车子一调腕，带着一群亲信打手，直奔贺小桥。这时候，才看到常沟的水一人多深，趟不过去；桥哪，又窄又小。牛头们没命地挤。赵猪大喊：“会首来了，闪路，闪路！”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听，到这时候了，谁还让谁。赵春说：“冲，冲过去！”一鞭下去，马一蹶，车子到了桥头。“扑通，扑通”，人掉河里几个，那些家伙也恼了，心想你赵春要命，俺就不要命！合住劲一挤，跳溜，一个马轿车轮落空了，车上的人吓得直嚎。赵春是个老滑头，一跳下了车，掏出刀子就割马肚带，想骑马逃走。谁知一慌，哧，刀子戳马肚子里去了，那马疼痛难忍，呲地一跳，扑通一声，连马带车摔河里啦，车上的人也完蛋了。赵春长脸啦：“猪，我的儿，快领我跑！”回头一看，赵猪早跑老远啦。赵春

拖着个胖身子，没命地撵，看看撵上，可是已经气也喘不过来了，两腿发软，扑通躺倒地上：“猪娃……我……我不行啦？”赵猪头也不回地说：“别……别怕，不……不行，还……还有我哪，你死了，我……我给你报……报仇！”话没说完，可已跑远啦。这时老牛会的小头目何二喷跑来了，赵春扑上去抱住二喷的腿：“我不行啦，你……”二喷急了：“会首，跑不动就归天吧！别让捻子逮去……”一刀把赵春个坏蛋打发回老家去啦。

这时候，捻子弟兄生龙活虎，杀呀，杀呀，真痛快！连妇女、小孩也助阵来啦。正是：

海螺吹，土号响，
家家户户上战场。
男的扎，女的砍，
老头老妈助威喊。
小孩捡着个粪钯子，
专砍牛头的脑瓜子。

一阵冲杀，周小勇的齐头镢都发软了。牛头们，连一个没逃过包河，都伸腿瞪眼啦。

要说，捻子不是去西山套打粮去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呢？这里面有缘故，原来苏天福用了个“卷旗计”。西出走了二三百里，就派一千多人，偃旗息鼓，

又连夜赶回乌江河和常沟之间埋伏下来，还怕赵春个滑头不上钩，就又派人假扮老弱，遗物作饵，引进埋伏圈内。这一仗，可真给穷爷们出了气，解了恨！

讲述：顾玉山等

借 粮

从前，咱这一带都是些兔子不拉屎的坡洼，不淹就旱，十年九荒。赶到咸丰年间，就更糟了，死盼活盼地盼到场光地净的时候，交了租，完了粮，就得拉起枣木条子吃人家锅里的。那真是“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头。可是，常言说：“年成歉一歉，财主蹶一蹶”，“财主老鼠喂成圈，穷人没有糊眼的面”。你想向财主借点儿粮食，他不借，怕你饿死了撇他。

就在这年腊月里，张寨的财主张二水蒜家把年货都办齐啦，光肥猪就杀了十三口。可是穷爷们把能吃的树皮都刮光了。这天大伙儿聚在一起愁得哼咳不止。有的说：“年尽无日了，还有啥点子可生的，舍舍脸再去张财主家一趟试试吧！”

有的说：“死了心吧！几次了，都是一去是个铁

杈，回来成了抓钩，上老虎嘴里掏食——没影儿的事！”

“咳，就这样等着饿死吗？”

“有办法了，”周老大用旱烟袋猛的揷了一下说，“找王贯三去！”

“王贯三？”

“对，就是咱这夏邑西北四十五里小孟庄的王贯三，人家可是个百里不挑一的大好人，一身好武艺，心善性直，好朋好友，为朋友把他的几十亩地都卖干了。”

“这年头他有粮食？”

“没有。”

“有银子？”

“没有。”

“那还是没有法子。”

“不是的，”周老大压低声说，“我听说他干了捻子！”

“捻子？”

“对啦，在咱这南边雒河集一带起来的可多啦，到处打老财，分粮食，砸盐店，官私都敢整！”

大伙儿一商议，想着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就推周老大为首找王贯三去了。

再说王贯三，他也是被财主逼得无路可走，才组织人起手的。他知道穷人的心思苦处，也了解官府财主的狼心狗肺。不过，这时还没有明里树旗，派去和张老乐联系的人还没回来。

等周老大找着王贯三如此这般一说，王贯三火了，说：“张二水蒜也这么坏，真是没有不吃屎的狗！”

“坏得很啊，穷人爬到他脸前磕头，不给你半瓢麸子，可他都是用肉汤泡油馍喂看家狗，谁敢惹人家，衙门里有扛门市的。”

“好吧！明天就打他的粮！”

当晚王贯三一宣布去打财主，穷伙计们都摩拳擦掌，有刀的磨刀，有鞭的练鞭，有的退下锄杠安根纺花锭子，有的找根竹竿绑上一股剪子，每人头上都勒个红扎巾。贯三骑着高大的“黑老虎”马，手执宝刀，威威武武的头前领路，一二百个捻军弟兄紧紧跟随。经过一个村了，一说是打财主的，咋呼一声，又随了一大帮，就这样，走着随着，随着走着，赶到张寨，就已经不下千人了。

这时，天明了张二水蒜还和他小老婆在被窝里一替一口吸大烟呢。几个打手失急慌忙地闯进屋来，结结巴巴地说：

“大……大爷，大门外有……有人……”

“嗯，看那慌张样子，有什么人？”

“借……借粮的……”

“混蛋，快赶他们滚！就说老爷留着粮食喂老鼠
哪！”

“不，不行……”

“怎么不行，有多少人？”

“数……数……数不清……”

“混蛋，是谁领的头？”

“王……王贯三。”

“王贯三！”张二水蒜一听王贯三来啦，鞋里长草慌（荒）了脚啦，骨碌爬起来，捞起小老婆的红裤子绿袄就穿，嘴里骂着：“混……混……蛋，咋不早……早说！”

他知道王贯三驯服了“黑老虎”，打了赵七，又制服了郭百万，万没想到突然会临到他的头上。

正在这时，只见从外边踏踏踏进来三个大汉，粗眉大眼，赤红脸，大高个，身佩腰刀，为首的王贯三冷笑着说：“张财主，好大的福气，日头晒屁股啦，还不起来！”

张二水蒜一看，赶快爬起来，脸吓得蜡一样黄，黄门牙一龇说：“贵客临门，有失远迎，快，快，客



屋看茶！”

王贯三半软半硬地说：“磨扇砸碾盘——咱石（实）打石（实）地讲了吧！我是来借粮的，你看是单驴打滚利还是双驴打滚利？”

张二水蒜二棱子眼一眨巴，忙说：“忙什么，坐下盘话！”又向打手使个眼色说：“混蛋，站着干啥，快请你师父来陪客！”打手转身就跑。

王贯三一看风头不对，大喝一声：“站住！”

两个跟来的弟兄，上去拉住打手。王贯三上前一步，伸手抓住张二水蒜的后脖筋，厉声喝道：“张二水蒜，别耍蒜！告诉你，没有金钩，也不来下你的鳖窝！”

张二水蒜这时是癞蛤蟆爬到热鏊子上——鼓着肚子硬撑，苦着脸说：“兄弟这二年也是租子收不上来，咱是家大业大不足用啊！”

“好吧，”王贯三笑了，“咱穷爷们的话好说，请吧，一块到仓房看看，有了就借，没有拉倒！”

这时候，张二水蒜是拿把韭菜不择——合撒起来啦，又不敢不去。

等到了仓房，捻军弟兄早已把锁砸开了。乖乖，一茺子一茺子的小麦、谷子、豆子……都触到屋檩啦，三百车也拉不完！

这时候，四外的百姓，黑压压的一股劲儿往张寨流。张二水蒜可还是抱着元宝跳井——恋财不舍，扑通跪到王贯三面前：“大人，我愿……愿借，求求你记个帐吧！”

王贯三连理也没理。

这时，周老大慌慌张张跑来对贯三说：“大哥，有些外村的富裕户也放车来拉粮食啦，他们一拉，穷人就不够分啦！怎么办？”

王贯三沉思一下说：“知道了！”